

全球疫情蔓延至今尚没有平息，人们为了防疫，减少了非必要的活动和接触，大多宅在家里，用电脑、手机进行工作或与人交流。幸好先进的科技刚好赶上这个时代的需求，文字、语音留言外，视讯聊天更是有声有影，虽不能肌肤相触，却似彼此就在身旁。我从前都觉得科技是冷冰冰的，然而如今像我这样在远方工作的游子，视讯反成了一种最好的安慰。所以科技的发展，若能与自然取得平衡，那绝对是人类的福音。

在这大疫中，我突然收到了几封早被伊妹儿、短讯轻松取代旷日费时的手写书信，原来有几位朋友在居家办公之际，回顾昔日写信寄信收信复信的乐趣，于是开始身体力行地倡导毛笔写信，把一笔一画，真实可触的温情寄到亲友的手中。这鱼雁往来不再实时，反增期待。不怕消失于云端，但也有它的风险。

像今年元月农历过年前，我一一如往年贴上邮票寄出手写的贺卡，其中三张要寄往新加坡的，竟阴差阳错送到马来西亚，在羁留三个多月后，再转寄回新加坡，那已是5月初的事。不过，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寄失。我和友人戏说：“这是神奇的事，如我们一同去了旅行，在卡上，有我您的名字。因在疫情中都不能随便跨越国门，一封邮件却戳记三地，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凭据，将来可以入博物馆了，因为实寄的信已得来之不易。”

从前念大学时，家人朋友全都在香港，电话贵而不便，故写信便成了惯常的事。有一回我很兴奋地写了一张明信片，投入邮筒后几天才想起我没写地址，当然鱼入大海不复回，这算是一件乌龙事。

那年也许是受到中文系环境的影响，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执念，即便书法拙劣，写信给谁都坚持用毛笔书写，后来还在安徽泾

鱼雁寄情

叶国威

县订了两千多张个人专用宣纸信笺。

由于我当时对写信的格式规矩未曾深究，有一次，写信给我的老师汪中先生，汪先生复信时指出了我一些错误：“君重贤契友足下：顷接月初三惠书，学与年进，甚为欣然。惟我辈传统用文书信，晚生与长辈上书，皆必用大名（即学校证件、身份证之名），写与平辈与晚辈乃书别号或斋馆，今人多不省此，来书署名中书国威，结尾署名君重，如君重是字，乃不当也。足下的温情寄到亲友的手中。好古，热爱古文物而尊敬长者，此种古道已甚难得，仆亦爱之，故絮絮之如此。”之后我便非常注意书信的一些规矩，如今每念到这一封信，都对先生心怀感激。

在中国，传统书信确有它的规则，如折信，内容不能向内折，收信人名字要露出来，因为向内折是报凶。若遇父母亲人之丧，只能用蓝色的信纸信封，如要施印也得用蓝色。写中式信封时，中路红框内写收信人姓名称谓，在右边写收信人的地址时更不可高于红框中所写的人名。左下写邮寄人地址及姓名，或写“某”

在中国，传统书信确有它的规则，如折信，内容不能向内折，收信人名字要露出来，因为向内折是报凶。若遇父母亲人之丧，只能用蓝色的信纸信封，如要施印也得用蓝色。写中式信封时，中路红框内写收信人姓名称谓，在右边写收信人的地址时更不可高于红框中所写的人名。左下写邮寄人地址及姓名，或写“某”

这些年来，我曾有幸和许多学人长辈有书信来往，他们对晚辈行文用辞，不管是文言或是白话

都分外客气和谦牧。在信中开头永远称我“国威、君重吾弟”。自署“志清”的人是夏先生，来函必直呼我“老弟”、自称“小兄”的是周策纵先生。又两先生在信后必以公元写下年月日，他们会这样，想是为省得后人为书信书写的年月日作考据，因为很多时不是信封丢了，就是邮戳看不清。如夏先生晚年为整理张爱玲给他的信时就花了很大的精神，因为他为省地方早把信封都丢了，而张爱玲偏又在信上只写月日。有一次我收到吴小如先生的来信，他竟称我为兄，在惶恐间回竟我一信，未想小如先生又即复一信言：“昔年鲁迅知堂两位老辈称弟子或青年学子皆‘兄’之，仆何人斯！幸足下勿过谦耳！”

陈梦家先生也有一则书信的逸事，有一次闻一多先生写信给他，称他“梦家吾弟”，梦家先生回信时竟称“一多吾兄”，后被一多先生回信训斥了一顿。确实，一多先生是梦家先生的“老师”，怎么也不能以“兄”称之。中国人守礼，应讲的辈分是绝不能乱的。

我大概是最后一代饿过肚子的人，当然需要加很多定语，比如是当代，是中国，而且我说的是“一代人”，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零星饿肚子的不能算。

其实，比起前辈，我或许也不算饿肚子。我爸就坚持认为我没有饿过肚子，估计我哥哥也这么认为。因为，一年四季都有吃的啊！只是吃得最多的不是大米，是山芋。我们皖西南山区，在长江以北，但大米是主食。然而，一年只有秋收到春节这段期间，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满打满算不过五个月。到了春节之后，家里的稻箩——晒干的稻子一箩一箩地装着——就一天天地空了。你说干吗用箩不用仓？呵呵，有那么多稻子需要用仓装吗？有那么多稻子，我就不写这篇文章了。当最后一箩稻子碾成米之后，接下来一天天空下去的就是米缸，然后一天天空下去的就是肚子。吃还是有得吃的，取代大米的不是麦子，不是玉米，不是土豆——这些都有，都不占主流，占主流的是山芋。

皖西南山区的旱地，特别适合山芋生长。这要感谢老天爷，初夏雨水多，适宜于扦插；夏天气温高，适宜于长苗；秋天雨水少，适宜于长球茎——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山芋。平心而论，我那里里的山芋真好。饿肚子的时候，把我喂得并

饿肚子

韩可胜

不瘦，从我小时候绰号“大麦囤子”，可以想象我现在的胖是有历史渊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话说后来，我到了罗马，也觉得山芋是我们老家的最好。

山芋高产，高产的时候正好稻米上市，所以只吃饭，不吃山芋。高产的山芋就储藏在山洞里。通常是在坡地上挖一个洞，开口就半米高，人进出都要靠爬，里面则大许多，除了正洞之外，左右开一个小耳洞，里面放来年的山芋种，做种的山芋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大小适中，形状匀称，表面光滑，泛着柔和的肉色——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吃掉的，我偶尔跟着爸爸爬进洞，爸爸也不让我碰山芋种。

通常在农历二月初后开始吃山芋。一筐筐的从洞里搬回家。早晨煮山芋，中午蒸山芋，晚上蒸山芋……没有其他副食品。主食都没有，哪有副食品呢？如果你要副食品，你就属于“何不食肉糜”的昏庸一族。现在号称喜欢山芋的人，你千万不要羡慕，连吃三天，保证你反胃。于是，少不更事的，一到吃“饭”的点，揭开锅，看到热气腾腾的山芋，揭瓦交脸，有时直接放声大哭。大人训斥、叹息……看在十天半月没有吃上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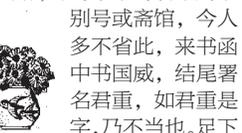
饭的分上，爸爸会叫我小姐姐端着碗到邻居家去借饭。绝大部分人家都在吃山芋，但也总有一两家，因为老人多，稻米消耗慢，还在断断续续吃米饭。姐姐直奔这一两家，碰巧煮饭，于是借得一碗饭来，我就次欢喜地，吃了这碗饭，直到十天半个月之后再次嚎啕大哭。

总之，这大半年下来，一边饿饿，一边还要欠人家好多碗饭。要知道“地主家”也是没有余粮的。秋收之后，姐姐要用同样的碗，每天去还一碗饭——一次只能还一碗，还要提前打招呼，人家可以少煮点。还的饭，堆得稍高一点，不能让人家吃亏，但也就高那么一点点，不至于自己太心痛。

忽然有一年，就不饿肚子了。后来才知道，一是分田到户了，水稻产量增加；二是杂交水稻出现，产量又提高了。前者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后者是生产力的革命。果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最适用、最正确。

前些日子，我们重排《闪闪的红星》，把几十年前的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永远闪闪的红星》。导演张弓惊满世界到处找饿过肚子的人，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这个出品人就饿过肚子。

他问，饿肚子的时候最想什么？我说，最想吃饭。他说，是不是最想吃腊肉？我恨不得揍他一顿。除非你站在我前面，我把你当腊肉吃掉。



鱼雁寄情



边看边聊

安娜眼中的《西游记》

要英

自身闪烁着灿然文学之光的俄罗斯，也是当之无愧的汉学传播重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最早传入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的沙俄贵族妇女常在沙龙中津津乐道林黛玉。新中国成立了，莫斯科分别在1954年、1955年和1959年出版了俄文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彼时，草婴在上海已完成《静静的顿河》的汉译本，并正在着手翻译更加宏大叙事的《安娜·卡列尼娜》！

我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任教已经二十七个年头，常有留学生和我交流上述经典作品，只是《西游记》以往的交流显得有些零碎。百年风华，有幸结识了一位博学多才的俄罗斯姑娘安娜，无论是在课堂交流中，还是在精心撰写的期末课程答卷上，她对《西游记》的解读让我有焕然一新之感且希望与大家共享。

安娜认为：《西游记》可以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复杂性，培养对中国文化的欣赏能力。这部经典写于明朝，并根据唐朝的一个真实事件进行艺术改编；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考察中国历史上“两个黄金时代”的机会，并启发性地认知当下中国。如吴承恩笔下高度重视教育，与今天何其相似！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安娜对于历经八十一难的取经团队的独特见解。她告诉我和多国留学生同学们：如果把唐僧比喻为一个公司（单位的）一把手，他不像某弟子们那样会打妖怪；但他有一个明确目标即取经。在团队前进的征途他有着包容心，总是原谅弟子（部下）的各类错误并时常关心他们的觉悟（学习）程度。

孙悟空是位高级管理者，团队中本事最大如火眼金睛，但他征途（事业）不顺时、会因愤怒而情绪失控，所以需要唐僧加以掌控。八戒同为高级管理者但远不如悟空能干且常常偷懒，他就像在办公室里经常被社交网络分心的同事。然而他很友善且善积人脉，更对团队忠诚，当他发现自己的本事不足以对抗恶魔（困

我16岁时，祖母看到我写长篇小说《山那边人家》很辛苦，便泡了一杯从余姚带出来的四明山云雾茶给我喝。我顿感眼目清亮，从此爱上喝茶。

我喝茶，茶叶不分南北，用水不分西东，有茶无类，有水即沸。虽然起初各有各的色香味，但是两冲三泡以后，隐约趋同于无。浓淡之间，尽可随性罢了。只是到第二天清晨要倒掉茶渣的一刹那，忽发奇想：怎舍得这清澈淡绿的汁水从手指缝间白白流去呢？——索性俯首就着茶汤洗眼睛，一如乡间新棉上市时，祖母从七石缸里舀出一碗用明矾澄清过的天落水，要用我用新棉蘸水洗眼那样。继而又想：怎忍心把片片舒展，依依静待的叶子丢进垃圾袋呢？——索性把它们晒干后积攒起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已经用一筐筐茶叶干做成了一只只枕头芯子。枕在上面睡觉，感到从未有过的贴近和舒心。而且越枕，里面的茶叶末子越碎，越碎就越软，越软就越香，睡梦里都闻得到枕芯透出来淡淡的茶香。

别忘了茶叶罐头。它们形状不同，大小各别，异彩纷呈，妙语连珠。何不把它们在书橱里一排排书前错落有致地各就各位呢？于是，凝各地的茶叶于观赏的双眸，融读茶的苦趣于咀嚼的一片。有时抚摩着，饮茶思源，真想走出去访茶哩。



茶龄七十一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年去杭州，在龙井村几家茶农家门口，大铁锅已烧得微红，一捧捧青茶放入其中，炒茶工双手快速抓起茶叶“杀青”——揉捻、搓团、抖松、干燥，直到新茶出锅，送来缕缕清香，时有时无，似断似续，忽浓忽淡，忽前忽后，虽屡拨心弦，终不可捉摸，纵纵然一味，亦百闻不厌……走出龙井村，便是九溪十八涧，那边山下采茶姑娘传来幽婉低回的歌声，虽节奏隐然，亦耐人驻足寻味，或旋律飘忽，竟发人心向往之。

访茶归来，饮茶如常，也确实没有机会忆茶思茶。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已从奉贤南桥的奉贤中学调到海边的钱桥中学工作，每逢周末，便踏120里路的自行车回市区的家中。有一次先在满眼金灿灿的油菜花的田垄路上踏，又在水灵灵的粉色桃花夹道的大路上踏，再在白花花的梨花与紫艳艳的苜蓿相间隔的马路花上踏，一直踏到沪闵路莘庄转弯的民族乐器厂的厂门口才歇脚，顺手想从书包架里取出一玻璃瓶的茶叶茶来喝。不料摸了个空，原来整瓶茶遗忘在钱桥的办公桌上了！于是，想到西湖龙井的润喉养嫩，信阳毛尖的提神回甘，洞庭东山碧螺春的清爽气，祁门红茶的暖心温身……想好便提腿上车，继续赶路，至今不辍。

质朴如茶。茶龄七十。



六月初疫情后的第一个摄影团终于可以出发了，然而并不是所有景点都开放，比如纪念碑谷所在的印第安人保护区，当地的部落酋长就在部落民众百分百接种疫苗前纪念碑谷不对外开放，因此我们在此地的摄影计划临时改去一个无人区——教堂石进行星空拍摄。

天黑后全体成员进入无人区开始了这段探险之旅，脚下粉末状灰土异常细腻松软，踩着是那样的不踏实，随着一步步深入无人区，人心就越悬越高，教堂石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可始终离我们那么遥远，心想“真是望山跑死马啊，这哪是石分明就是山嘛”。

在无人荒野走路不能叫走路因为没有路！在黑暗中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终于接近山脚，为了到达预定的拍摄位，还要往

山侧绕行，然而越靠近山侧面山风就越大，而且还横着一条又深又陡的干枯河沟，经过勘察最终找到一处稍缓点的坡爬过河沟，并在对岸架设好设备，然而由于紧靠山侧，狂飙的山风一刻不停，没多久就吹得团员直哆嗦，而眼前的山体在黑暗中显得越发高大而诡异，形成巨大的恐怖阴影压在每个人的心里。

此时银河才露出地平线，若等银河升上山头还需几小时，可无论生理还是心理没有人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因此全团决定回撤，再次翻过河沟往山正面远方退去，直到在山风吹不着的地方停下。随着我们的位置改变，山也跟着退向银河尾部，虽然位置没有预设的理想，但团员们还是为能够安全地拍下人生中第一张银河全景照而高兴，也为这月黑风高之夜的探险经历而兴奋不已。

月黑风高

张廷

七夕会

摄影

